

[古巴]梅塞德斯·克雷斯波·德格拉 著

从苦力 到主人翁

——纪念华人到古巴 150 周年

世界知识出版社

D634.725.1

0100870

D426/13
从苦力到主人翁

——纪念华人到古巴 150 周年

[古巴] 梅塞德斯·克雷斯波·德格拉 著

刘真理 王树雄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贾如梅

封面设计：孙 敏

版式设计：车胜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苦力到主人翁：纪念华人到古巴 150 周年/ (古巴) 德格拉著；刘真理，王树雄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10

ISBN 7-5012-0897-2

I. 从… II. ①德…②刘…③王… III. 华侨状况-古巴 IV. D634.3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0179 号

图字：01—97—1370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排版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2.75 插页：1 字数：54000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致 谢

在我伏案疾书的那些日子里，许多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关心。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哈瓦那市的历史学家欧塞维奥·莱亚尔同志给予我的鼓励；感谢德尔菲娜·埃尔南德斯同志，他大力协助我查找历史资料；感谢古巴驻香港名誉领事大卫·汤先生，他慷慨地让我使用他的私人藏书；感谢阿根廷女作家莱蒂西娅·比希尔女士，是她鼓励我写作；感谢我的姨妈奥伊尔达，是她的回忆丰富了我现有的知识；还要感谢我的丈夫何塞·阿曼多，是他天天督促、鼓励我，使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直至顺利写完此书。

我要感谢刘真理女士在本书的中文翻译中给我的帮助及合作；也要感谢她的丈夫和儿子，他们给了我热情的支持和很好的建议。

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作 者

1997年5月

序

我曾在中国生活过几年，在首批华人到达古巴 150 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决定汇集一些资料把那些将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溶进我们民族的华人的经历写成一本书，让人们了解我所知道的中国。

回忆就是再次体味人生，幼年时妈妈拉着我的小手漫步在哈瓦那华人区的情景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

虽然我们的祖先不是中国人，但我妈妈对与中国人有关的一切却怀有一种特殊的兴趣和喜爱，真不知道她的某位祖先是否就出生于孔夫子故国的某地。但就是她，在我年幼时就教会了我尊重中国人；使我知道了中国人勤劳勇敢、心灵手巧，并且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她还让我品尝过那令人陶醉的、可口的中国菜肴。

我常和她一起逛华人区的小商店，那里摆满了五颜六色的东西，如：各色各样的小瓷瓶，有的瓷瓶上面绘有美丽的风光，有的画着天仙，仙女们用纤细的小脚站在荷花上，栩栩如生的蝴蝶则停在她们的手上。商店里还总用一个佛龕供着一尊胖胖的弥勒佛，他的肩上和膝上有许多小孩在嬉戏，他满脸堆笑，好像在对顾客说：“把我带回你的家吧！”

每个星期我都要和妈妈到那儿去，挑选一些这样的东西

带回家。我最喜爱的一件小玩意儿是一个小胖墩儿躺在一个红缎子大枕头上，一对又黑又圆的大眼睛注视着我。商店里弥漫着一股香火的气味，直到现在我还相信，正是这种神奇的魅力让我们当年一次又一次地到那里去。

星期六逛商店时所看到的店主抑郁的样子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他们身着高领衬衣、薄料子的黑肥腿裤，脚登轻软的麻编鞋，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我最喜欢看他们那细长的黑眼睛、宽宽的前额和乌黑的直发。有些人脑后还留着发辫，我想这也许是他们与祖宗之间最后的联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失去返回故里的希望，那些辫子慢慢也就会被剪掉。

每次逛街我们都要到一家小卖部去，那儿卖美味米线（米粉）、油炸玉米、油煎馄饨、花生杏仁芝麻糖。我最爱吃各种大大小小的冷饮，这些冷饮是用本地出产的番荔枝及大山榄果做的，谁尝过一次后都会馋得直淌口水，我相信你们中的许多人对此也会有同感。

中国移民到了美洲新大陆后，经营最多的是洗衣坊，它始于1851年，首先在圣弗朗西斯科、加利福尼亚，随后不久就在他们所在的国家全面推开了，当然，也就到了古巴。在我妈妈看来，衣服洗得最干净的地方，就是华人洗衣坊，当衣物取回的时候，床上用品被浆洗得雪白干净、平整无瑕，还带着一股洗后的清香，这至今还使我们念念不忘。

我们家里总有很多中国的手工艺品，如：瓷瓶、瓷盘；雕满了大小饰物的角桌，上面刻有鱼、鸭子；插满了玻璃料器花的微型花盆架，黄昏时分，这些花朵在灯光照耀下犹如天上的星星闪闪发光。我们还有几张镶嵌着珍珠的桌子，上面有渔翁垂钓图，细细的鱼杆上钓着胖胖的鱼，还有天仙美女、驼背老人、龙、扁圆的蟠桃等图案，这些激发了我的想像

力，使我浮想联翩——盛开的鲜花，清清的池塘，美丽的天仙，腾云驾雾的蛟龙，各种彩色的小鸟穿梭飞翔在檀香树与牡丹花之间，远处仿佛传来了用玉铃及玉琴演奏的悠扬的乐曲声——这些至今还萦绕在我心头。也许就在那一时刻，我对古老而又神秘、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中国就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我的爷爷有一个小小的雪茄厂，厂子位于和华人区毗邻的一条街上，自然他要常常和华人打招呼，于是彼此成了朋友。爷爷常和他们聊天，一起抽雪茄烟，他还收听中国广播，当然是中文的。我问他：“爷爷，你又不懂中文，干吗要收听这个台？”他回答说：“华人在这儿人数不多，他们的生活又很苦，很多人不喜欢他们。我虽然不懂中文，但我却要这样做，为的是从精神和道义上与他们站在一起。也许有一天，你会理解他们的。”

我想爷爷的这些话是有预见性的，因为我已经在北京住了八年了，但遗憾的是，到现在我还不不懂中文。

我很小就开始学习，非常喜欢看书。我爱读历史故事、优秀儿童读物、各国人物传记故事，对当时年幼的我来说，这些故事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的教父是费利克斯·B·卡伊纳德，他的老家在圣地亚哥，因他写了《生的权力》这本小说（该作品后被墨西哥电影公司搬上银幕），使他不仅在古巴，而且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很有名气。

我教父送给我的礼物都是一些讲述遥远的亚洲国家神奇历史的书，他总是对我妈妈说：“把这些给梅赛德斯，这对发展她的想像力很有帮助。”

我认为，费利克斯写得最好的作品是关于一个叫谭黎波（译音）的侦探的连续广播小说。我当年每天都焦急地等待着

这个节目，守在收音机旁边听边想像——主人公一定是瘦高个子、小白脸、大眼睛、长长的手、纤细的手指，身着宽袖蓝色长衣，上面绣着几条金色的蛟龙，说话轻声细气，从不发打嘟噜的音，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应该有耐心，非常耐心。”

现在我家里不多的磁器是我童年时代的见证，其中有一把小白瓷扇常年伴随在我身边。它有一根细带把所有的扇骨都连在一起，随着时间无情地推移，它渐渐发黄了，但从它的雕刻中仍可见艺人所下的功夫。每当我看到它时，就好像看到了我妈妈那双漂亮的手，好像回到了我幸福的童年。

当我决定写这本书时，我计划将此书分成两个部分。在前几章（第一部分）介绍中国移民在古巴的历史概况，因为我感到这部分内容鲜为人知，特别是年轻人应该了解这段历史。由此我打算根据数位古巴历史学家提供的材料对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作一个概述。同时我也汇集一些报告资料，以使读者能够想像到，当年这些移民从中国到古巴途中所经历的千辛万苦。第二部分的资料我可随手采撷，它们把古中两国的历史编织在一起了。我将这几年来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和见闻奉献给读者，这些经历使我更接近中国人民，了解到一些他们的传统及风俗习惯。

我不能忘记那些为了寻找未来而背井离乡来到古巴这块土地上的中国移民们，是他们给了我这些写作的灵感及丰富的资料。

此书献给那些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献给那些在为我的祖国的自由和主权斗争中献出了生命的人们。

梅塞德斯·克雷斯波·德格拉

1997年5月

目 录

序	5
---------	---

第一部分

一、中国苦力到达古巴	3
二、有关历史资料	18
三、占领卡纳依和围攻北京城	25
四、外交官和外交界	29
五、古巴在中国的外交代表	32

第二部分

一、今昔北京城	35
二、中国的婚俗	40
三、中国风俗习惯中的象征性	50
四、中国传统节日	52

五、中国蝾螈	57
六、熊猫	60
七、难忘的桂林之行.....	64
八、紫禁城	68

第

一

部

分

一、中国苦力到达古巴

18 世纪末，由于糖产量的不断增长，出现了劳动力紧张的局面，机械化在某种程度上使其得到缓解，但同时由于有人反对续订奴隶契约，减少了奴隶的进口，又加剧了劳动力紧张的局面，因此，古巴出现了新的移民潮。刚一废除从英国殖民地进口黑奴，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就挤进了法国和英国市场。到 18 世纪末，第一批 800 名中国劳工就到了马尔帝尼加，也就是今天的圭亚那，当时那里共有 2100 名亚洲人。

古巴从 1838 年开始计划从中国移民，当时移民的积极推动者有西班牙大商人阿列达、苏鲁埃塔、多明戈·戈伊古利亚以及马努埃尔·贝勒达等。

古巴王家经济协会曾多次讨论过如何将中国人运入古巴、如何从亚洲输入移民等问题。弗朗西斯科·迭戈、佩纳尔维公爵、弗朗西斯科·帕尔罗斯夫人、胡利安·德·苏鲁埃塔先生等人曾向该协会的一个委员提交过几份报告，在报告中有些人反对从亚洲移民，而提议移入墨西哥的印地安人。

中国在 1842 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规定：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 5 处为通商口岸。1844 年，吟瓦那“王家农贸促进会”和苏鲁埃塔及西先生派了一名代表来中国考察农业工人的情况，当时这些农业工人从事

着种植茶叶、稻米、棉花和小麦的工作。1846年，英国商人在厦门港口建立了很多招工馆和仓库，以便将被称为“中国猪仔”或“苦力”的工人运往国外。

首批苦力每人以8年为期限，不论何种劳作，每月工资为4个银比索，每天在田间工作12个小时，其余时间从事家务劳作。苦力还要还给雇主12个银比索或金比索，这要从他们自到达古巴之日起每月工资里扣除。根据合同，雇主应每年向苦力提供两套换洗衣服、一条毯子、一件毛背心，还有约半斤阉肉、两磅半白薯，每天供应一定量的素菜，当他们有病时提供免费医疗及必要的药品。合同最后还规定，苦力有60天的自费回国休假时间，并且可以寻找一个新雇主。

所谓的合同，实际上不过是一个法律怪胎，对于人生地不熟又不懂当地语言的中国移民来说，它就像一条绞索，把他们紧紧套在一个根本不把他们当作自由移民，也不享受该国公民待遇的不平等的怪圈里，他们从此只能遭受和非洲黑奴一样的悲惨命运。

第一艘运载中国苦力的船是从马尼拉转道而去的，因此，在古巴的中国苦力又被称作“马尼拉华人”。

在中国与劳工签订契约有以下三个步骤：招募，订合同，装船运走。澳门和香港都有招募华工的机构，拥有一些有名的被称做“猪仔头”的招募人，他们能挑选到有经验的壮实的男子汉。“猪仔头”们负责诱骗那些未来的移民，给他们8个墨西哥的银比索，那时这种钱币可在亚洲流通，随后就把他们带进了“招工馆”关起来。不久传出了这些“猪仔头”为非作歹欺压合同工的丑闻，当时驻厦门的西班牙领事就向国内“战争和海外部”报告过哈瓦那的贵族大庄园主的代理人胡作非为蹂躏中国人的情况，并说运往古巴的华工90%是被

用暴力带上船的，因此华工被迫以沉船来表示反抗。

从中国到古巴，远航运输风险很大。途中疾病流行，瘟疫肆虐，如：霍乱、伤寒、黄热病，夺去了很多华工的生命，加上船舱内非常拥挤，饮水、伙食供应不足，华工只能坐以待毙，途中死亡率之高是十分惊人的。

1847年6月3日，“奥肯多”号轮船运载着206名中国苦力终于到达了哈瓦那港。12天之后，另一艘英国帆船“阿盖尔公爵”号也运载着365名中国苦力的幸存者进入哈瓦那港口。自此，历史上又开始了一种新的奴隶制方式。

首批契约华工一到古巴，就被带到哈瓦那附近的一个叫雷格拉的海边小村庄里，关进了臭气熏天的“猪仔馆”，这里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然后根据他们的体力和能力，仅仅以60—160银比索的价格拍卖。购买者都是些富有的庄园主，他们中间有：奥莱依里伯爵、米盖尔·阿尔达那、迭戈兄弟、佩尼亚尔维伯爵和哈鲁科伯爵。

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二世颁布谕旨，正式批准可与“那些顺从的、勤劳的、俭朴的、能吃苦的、有种植甘蔗技术并能适应该国炎热气候的中国人”订立合同，使之成为契约华工，同时还批准可与“一定数量的、体魄健壮的成年妇女签订合同，以便促成同一种族的婚姻。最后应该考虑，为了避免出现有色人种混血儿的弊端，最好让他们生活在指定的地点，使其与别的种族隔离开。”

从1853年到1873年的20年间，估计从中国运到古巴的华工有132435人，其中13%的华工在航行途中或到达后不久就死了。

华工一进入庄园、咖啡种植园或制糖厂，就开始受到虐待和惩罚。费霍城的糖厂增加了工作时间，华工日夜干活，不

得休息，如干不完活，就会遭受到皮鞭毒打和脚带镣铐的惩罚。

阿尔达那家族是那些出生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人家族中最有权势的，他们是首批在糖厂中使用华工的，尽管那时他们厂里已开始使用蒸汽机械了。

1877 年对苦力分布情况作了调查，资料告诉我们：

家族名称	面积（单位：卡瓦列利亚）	华工人数
苏鲁埃塔	629	286
伊瓦涅斯	195	189
何塞·巴洛	451	150
阿尔达那	251	490

注：卡瓦列利亚是当时古巴使用的土地面积单位。

华工们不堪忍受长期虐待，开始逃跑，为此，哈瓦那“王家农贸促进会”明文规定：谁能抓到逃亡者——不论是黑奴还是华工，都有赏钱，这钱将从被抓回的逃亡者的每月工资中扣除。

虽然与华工的契约方式力图给人以新的移民制度的印象，但是它的奴隶制的本质却是确凿无疑的。对此，我们可以从当时报纸上登的广告中得到证实：

——出售中国女裁缝，优秀的女佣人，会看孩子，身体健康，只售 600 比索。

——出租中国姑娘，可当厨师及洗衣妇。

——出售 21 岁的中国姑娘，会做饭，会洗、烫衣服。

——出售 11 岁的小男孩一名，可以当小伙计。

根据 1868 年出版的材料估计，当时有一个由 10 万个家庭组成的底层社会，他们是奴隶、中国苦力及契约已满期的华工，每个奴隶月工资为 100 比索。

自首批华工到达古巴，经过了 14 年，有些华工已经获得了自由，西班牙当局被迫在城外给他们划定了一个生活区。这儿非常肮脏，又有一条排污的水沟从这里经过，故得名 ZAN-JA（排水沟）街，这是在哈瓦那城的第一个中国移民点，至今它仍是华人区的中心地段。

华人区日益扩大，当时一个叫朱能的自由华工开设了第一家中国饭铺，一个叫兰四爷的和一个叫齐胖子的摆了第一个卖油炸食品的小摊，还有人开了一个以“上海”命名的剧场，那时也有了第一份中文报《光华报》，至今它还在发行。

1867 年为了把全城的华人联合起来，第一个华人社团“聚义堂”（众志成城）成立了，第二年又成立了“恒义堂”（兄弟会），它们把所有的已获得自由的华工联合起来了。以后又有一些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人建立了“义胜堂”（第二联盟）。

在波多黎各，调查委员会和西班牙政府代表及该国在各殖民地的特派员一起开会讨论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其中之一是如何规定黑人和中国华工的工作，如何使移民工作更加方便。尽管这次会议所作的决定并没有取消契约合同，但对苦力来说，至少有点儿改善，例如：

- 在航行的船只上配备一个中国医生和一些药品。
- 改善他们的待遇，把体罚改成罚款。
- 取消强加给那些契约期满后要求离开古巴的华工的苛刻条款。
- 从华工到达古巴之日起，每月工资增加一个比索，从